

百年河大國學舊著新刊

文心雕龍選講

溫繹之編

河南大学出版社

卷之五

大正集

卷之五

大正集

大正集

百年河大國學舊著新刊

文心雕龍選講

溫繹之編

河南大學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《文心雕龍》選講/溫繹之編. —鄭州:河南大學出版社,2013.1

ISBN 978-7-5649-1130-0

I. ①文… II. ①溫… III. ①《文心雕龍》—文學研究 IV. ①I206.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3)第 024235 號

責任編輯 謝景和

封面題籤 王劉純

責任校對 謝 廓

封底篆刻 劉廣祥

封面設計 馬 龍

出 版 河南大學出版社

地址:鄭州市鄭東新區商務外環中華大廈 2401 號

郵編:450046

電話:0371—86059701(營銷部)

網址:www.hupress.com

排 版 鄭州市今日文教印製有限公司

印 刷 鄭州市今日文教印製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開 本 890mm×1240mm 1/32 印 張 8.5

字 數 191 千字 定 價 22.00 圓

(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,請與河南大學出版社營銷部聯係調換)

目 錄

劉勰與《文心雕龍》	(1)
序志	(19)
原道	(32)
辨騷	(42)
明詩	(56)
總術	(73)
神思	(83)
體性	(96)
風骨	(107)
通變	(117)
情采	(129)
鎔裁	(141)
物色	(151)
夸飾	(161)
養氣	(172)

附會	(182)
時序	(192)
知音	(219)
程器	(231)

妙手屠龍記

——追憶溫繹之先生	謝景和(242)
溫繹之先生工作簡歷	溫耕圃(267)

編后記	(269)
-----------	-------

劉勰與《文心雕龍》

劉勰是我國文學史上偉大的文學理論家和文學批評家，他的《文心雕龍》也是一部成就空前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專著。爲了豐富和發展我們的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，爲了研究先秦至魏晉間的文學，對劉勰和《文心雕龍》花費一些精力，是完全有必要和有幫助的。

一、劉勰的生平和思想

《梁書》卷五十和《南史》卷七十二均有劉勰的傳，但都極爲簡略。因而對他的生平事迹，後世的研究者經過極大的努力，雖現已大體連貫起來了，但其中還不免有猜測的成分。

劉勰，字彥和，約生於劉宋明帝泰始元年左右，祖籍是今山東省的莒縣。西晉末年，北方幾個少數民族的統治者南侵，西晉的政權被摧毀，他們就跑到江南組織了新的政權。北中國的官僚、富有者和一些知識

分子等也隨着南遷，劉勰的祖先就是這時把家搬到京口（今江蘇鎮江）的。他的祖父劉靈真，是在劉宋王朝做過幾任刺史而死後追贈爲司空的劉秀之的弟弟。他的父親劉尚，後人只知道他做過越騎校尉，這是一個小的武官。在劉勰幼年，劉尚就死去了，他的家也就更爲敗落。

劉勰又是出身於有文化的家庭，稍長，“篤志好學”。在他二十歲左右，不幸又死去了母親。他受到父母雙亡的打擊，又受到佛教思想的影響，加以要讀書成名，就到了南京附近環境幽靜而藏書較多的定林寺，投靠佛教大師兼著名學者僧祐。他在那裏住了十多年，除了協助僧祐整理佛經外，又讀了很多儒家經典、史書、子書和文學專著，爲寫作《文心雕龍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。

《文心雕龍》寫成於何時？現在的研究者多半認爲是在南齊末年，也有人以爲南齊末是劉勰寫作《文心雕龍》的醞釀時期，成書當在梁代。書成之後，他想請在政治上和文學界負有盛名的沈約給予鑒定，就背着書稿，裝作賣貨郎，趁沈約出門而到車前求見。沈約讀了他的文稿，大爲贊賞，常把它置於案頭。從此，劉勰和《文心雕龍》就漸漸出名了。

劉勰將近四十歲時，南朝改爲梁代，他開始踏入仕途。他先做“奉朝請”，這是個虛銜，官級很低，但却是做官的必經階段。不久，他又做了中軍將軍臨川王

蕭宏(梁武帝之弟)的記室,猶今之秘書。次年,蕭宏北伐,他改任車騎倉曹參軍,掌管倉庫和武器的出入賬目。這時他也曾出任太末(今浙江龍游)縣令,頗有政績。後來又做了仁威將軍南康王蕭績(梁武帝第四子)的記室;幾年後,兼任昭明太子蕭統宮中通事舍人,主管章奏。我們知道,蕭統很喜愛文學,曾編選著名的《文選》,他對劉勰非常器重。梁武帝天監十八年,劉勰五十五歲左右,因向武帝上表有功,任步兵校尉,掌管皇帝上林苑的警衛工作,仍兼任通事舍人。由於他做通事舍人的時間較長,又是最後的官職,後世稱他為劉舍人。

天監十七年,僧祐卒。他晚年曾收集了很多佛經,加上原來已有的一些,都需要整理。梁武帝是個信奉佛教的人,就派劉勰又回到定林寺,和慧震等一同整理佛經。由於佛教對劉勰的影響日益深入,加以政治上大志未遂,就使他在五十八歲那年,堅決出家,改名慧地,當了和尚。次年,他就去世了。

在長期的封建社會裏,中國的統治者總是以儒家思想作為統治工具的。而六朝時期,由於戰亂,佛教思想很快地發展起來了。劉勰自幼讀了很多儒家經典,從《文心雕龍·序志》篇可知他是孔子的忠實信徒。同時,二十歲後,他和僧祐一起生活了十多年,整理了大批佛經,是不能不受影響的。故劉勰的前期思想受儒佛二家的影響都有,但以儒家思想為主,這在

《文心雕龍》中表現得很明顯。這一主導思想持續到他五十多歲，由於他從政期間，雖竭盡全力，仍未達到他“緯軍國”和“任棟樑”的宏願，遂使他腦海中原來的佛家思想，就很快地上升為主流了。他最後出了家，便是有力的證據。

關於劉勰的世界觀，說法不一。從《文心雕龍》中所反映出來的傾向來看，唯物的成分多於唯心的成分。從先秦、兩漢到與劉勰同時代的劉孝標和范縝等，出現了不少唯物主義者。重視實事求是的劉勰，受他們的影響是很自然的。如《物色》篇所說的“物色之動，心亦搖焉”，“情以物遷，辭以情發”等，例子不勝枚舉，像這種以物為心與情之主的觀點，都應屬於唯物主義的。但他所處的時代，玄學和佛教盛行，方士四出；他又在定林寺居住多年，唯心主義的思想也會浸入他的頭腦。我認為，在古代純粹的唯物主義者恐怕是很難找到的。

二、《文心雕龍》中的基本觀點

《文心雕龍》是一部“體大思精”的著作，評論了南朝宋齊以前的主要作家和作品，論述了三十多種文章體裁，在創作論上、批評論上、修辭學上，又談到了很多重要問題，內容豐富，真可謂是“體大思精”。但貫穿全書的基本觀點是什麼呢？

(一) 宗經觀點

《文心雕龍·序志》篇說：“蓋文心之作也，本乎道，師乎聖，體乎經。”這是說他寫作《文心雕龍》以道為根本，以聖人（指周公和孔丘）為師，以經書為主體。此即《文心雕龍》的頭三篇：《原道》、《徵聖》和《宗經》。這裏所謂道，就是自然規律，就是劉勰所認為的真理。他在《宗經》篇中又說：“經也者，恒久之至道，不刊之鴻教也。”這是說始終不變的道理——真理，叫做經，可知經就是道。劉勰以為聖人最懂得真理，也最能把真理付諸言行，經書就是體現聖人言行的。所以，“原道”、“徵聖”、“宗經”三者，“宗經”是其核心，是他立論的基礎，並貫串於整個《文心雕龍》之中。

劉勰為什麼這樣響亮地提出“宗經”呢？他認為經書不但是各種文體的本原，也是寫作和批評的準則。如《宗經》篇說：“故文能宗經，體有六義：一則情深而不詭，二則風清而不雜，三則事信而不誕，四則義直而不回，五則體約而不蕪，六則文麗而不淫。”這是說能够宗經，第一是抒發的情感深摯而不怪异，第二是表現的風格清明而不雜亂，第三是敘事真實而不荒唐，第四是表達的旨義正直而不曲回，第五是文體簡練而不蕪雜，第六是文辭美麗而不過分。總之，劉勰把聖人的經書視為取之不盡、用之不竭的源泉。

劉勰提出宗經，又是針對當時的文風而發的。我

們知道，六朝時期形式主義文風愈演愈烈，到南朝的宋、齊兩代，已達到更甚的地方。從內容來看，不是談玄，就是描繪山川風月，空洞無物，缺乏真情實感。正如鍾嶸在《詩品序》中說的：“永嘉時，貴黃老，稍尚虛談，於是篇什，理過其辭，淡乎寡味。爰及江表，微波尚傳。孫綽、許詢、桓、庾諸公詩，皆平典似道德論。”後來隋朝李諤的《上隋高帝革文華書》也說：“連篇累牘，不出月露之形；積案盈箱，唯是風雲之狀。”再就形式來看，則是雕琢辭句，講究對偶，重視韻律，唯務新奇。劉勰在《文心雕龍·明詩》篇中概括了這種情況：“儷采百字之偶，爭價一句之奇，情必極貌以寫物，辭必窮力而追新。”可見，劉勰提出宗經的口號，以期改變這種文風，這在當時是有一定進步意義的。

劉勰把創作植根於經書之中，是不對的，但他也不可能提出社會生活才是寫作的源泉。而他以經書作為批評的準則，也是錯誤的。如他在《辨騷》篇中肯定《楚辭》“同於風雅”的“典誥之體”、“規諷之旨”、“比興之義”、“忠怨之辭”四點，聯繫既很勉強，也全屬儒家觀點。退一步說，就是完全吻合孔丘的思想，也不是都可以肯定的。至於他否定《楚辭》“異乎經典”的“詭異之辭”、“譎怪之談”、“狷狹之志”、“荒淫之意”四點，既沒有認識到神話傳說的積極意義，也抹煞了想象在創作中的作用。劉勰視經書為百寶箱，將其拔高到不適當的地位，對此我們是無法同意的。

(二) 文質並茂觀點

劉勰所謂的“文”，主要是指作品的辭藻；所謂的“質”，主要是指作品中的情志。這與我們現在所說的作品內容與形式，是有一定距離的。但他能在過分重視形式而輕視內容的當時，提出文質並茂的觀點，反對言之無物、文質脫節的文風，是值得珍視的。這個觀點，也貫串在《文心雕龍》的全書之中。

文質並茂的觀點，早已被孔子所提到，如他在《論語·雍也》篇中說：“質勝文則野，文勝質則史，文質彬彬，然後君子。”劉勰在《文心雕龍》中專寫了《情采》篇來討論這個問題，其他如《風骨》、《鎔裁》、《附會》等篇，也都涉及到這個問題。

《情采》篇首先指出文和質的關係是：“水性虛而淪漪結，木體實而花萼振，文附質也。”這裏把水性和木體比作質——作品的情志，把波紋和花萼比作文——作品的辭藻，它們的關係是文附著於質，即辭藻附著於情志，也就是形式只能依靠內容而存在。接着又說：“虎豹無文，則鞞同犬羊；犀兕有皮，而色資丹漆，質待文也。”這是說刮去毛的虎豹之皮，失去了文采，和犬羊的皮就一樣了；犀兕的皮雖可制兵甲，但必須塗上丹漆的色彩才算美觀，以此來說明內容也需要形式才能表現出來。他又進一步指出二者的主次關係說：“故情者，文之經；辭者，理之緯。”這是以織布為喻，以情理比作

經綫，以辭藻比作緯綫，經綫和緯綫相比，經綫當然是主要的。他又把作品分爲“爲情而造文”和“爲文而造情”兩類，前者是有真情實感需要抒發而寫出的“詩人”之作，他是很稱贊的；後者是爲了玩弄辭藻，捏造情思而寫出的“辭人”之作，他是很厭惡的。我們認爲，劉勰對文和質的看法，基本上是正確的。需要指出的是，他所說的質——作品的內容，是儒家之道，即孔孟常說的忠孝仁義之類則是不足取的。

（三）功用觀點

功用觀點也是儒家的主張，如《論語·陽貨》篇說：“《詩》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，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”《子路》篇又說：“誦《詩》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達；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；雖多，亦奚以爲？”劉勰也認爲，寫一篇作品，總要有益於教化。但六朝文風，作者只是在炫耀自己的才華而已。

劉勰在《序志》篇說：“唯文章之用，實經典枝條。”這是說寫文章要起到經典的輔助作用。又對他以前的文論總評道：“並未能振葉以尋根，觀瀾而索源，不述先哲之誥，無益後生之慮。”這是批評它們都沒有根據經典立論，是無益於後來讀者的。《程器》篇說：“摛文必在緯軍國”，這是要求作家寫文章要爲國家大事。《徵聖》篇談到爲文要有助於“政化”、“事迹”、“修身”。總

之，他認為作家再不能像六朝時那樣不關心實際了。

在《明詩》篇中劉勰說：“及大禹成功，九序惟歌；太康敗德，五子咸怨，順美匡惡，其來久矣。”這是說大禹依次做成了九項大事，受到歌頌。太康因荒淫失國，兄弟五人都作詩表示怨恨。這是我國悠久的順美匡惡的優良傳統。又說：“漢初四言，韋孟首唱，匡諫之義，繼軌周人。”這是說韋孟做法《詩經》，在漢初首先寫了四言的《諷諫詩》，肯定了它匡正規勸的內容。

劉勰要求作家為文都要有教化作用，促使人的情志言行都合乎正道。這個道當然還是儒家之道。

（四）自然觀點

劉勰對當時駢儷雕琢過甚的形式主義文風是極為不滿的。但他的《文心雕龍》都是用典型的駢文寫成的，又主張寫作要注意韻律、對偶、用典、選辭等。這是不是矛盾呢？不矛盾。他要求的是順應自然，反對的是人為的造作。

劉勰在《情采》篇中說：“夫鉛黛所以飾容，而盼情生於淑姿。”這是說美人是需要擦粉畫眉的，但眼波流轉和微笑之美的最基本條件，倒是她生來的優美姿色。人寫文章，也是如此。《明詩》篇說：“人稟七情，應物斯感，感物吟志，莫非自然。”這是說人是有感情的，受到外物的感動就要抒發自己的情思，沒有不是自然的。在聲律問題上，劉勰和沈約的不同之點在

於，沈約講的是人爲的音律，劉勰講的是自然的音律。如在《聲律》篇開頭就說：“夫音律所始，本於人聲者也。聲含宮商，肇自血氣，先王因之，以制樂歌。故知器寫人聲，聲非學[效]器者也。”這是說音律當初是以人的聲音爲根本的，人的聲音就有高低麤細的不同，先王便按照人的聲音製作了樂歌，這說明樂器是倣法人聲的，不是人聲倣法樂器的。關於對仗問題，《麗辭》篇說：“造化賦形，支體必雙，神理爲用，事不孤立。……高下相須，自然成對。”這是說人的身體，天生就是左右手，左右足，左右耳；事物也是有高就有低，有上就有下，沒有孤立的，這是神妙的自然現象。劉勰的自然觀點，也是針對當時不自然的文風而提出的。

我們提出這四點作爲劉勰在《文心雕龍》中的基本觀點，當然包括不了他全部的文學觀。其他如文學與時代不可分離的觀點，在繼承的基礎上要創新的觀點，作品風格與作家個性相結合的觀點等等，都是十分重要的，但它們都沒有貫串全書之中，我們在此就略而不提了。

三、《文心雕龍》簡介

劉勰爲什麼要寫《文心雕龍》呢？這在《序志》篇中說得是很明白的。首先他要樹一家之言，留名後世；其次是要糾正當時形式主義的文風；再次是對他

以前的文論著作不滿，要根據聖人的經典，建立自己的理論。

他為什麼能寫成這部“體大思精”的著作呢？我們知道，先秦和兩漢時期，已有了一些散見於各書的文學理論與批評的言論。到了六朝時期，文學逐漸和文化、學術分家，從而有了專門的文人，文學著作繁榮起來。又由於“品評”之風日盛，促進了對文學的評論，特別是對當時的文風，更是議論紛紜。這就要求對古今作家、作品進行總結，從中找出一些經驗和教訓。於是，文學評論的著作，很快如雨後春筍般地發展起來。曹丕首先寫了以論述建安七子為主的《典論·論文》，繼之陸機寫了以論述創作為主的《文賦》。後來又有摯虞的《文章流別論》和李充的《翰林論》，這兩部書已失傳，就其殘存的部分來看，都是偏重談論文體的。劉勰的《文心雕龍》，就是在前人成績的基礎上，加上他個人多年的鑽研，並針對着當時的文學傾向而寫出來的。全書共五十篇，前二十五篇為上編，以論文體為主；後二十五篇為下編，以剖析創作為主。

（一）《文心雕龍》上編

《文心雕龍》上編二十五篇可以分為兩部分。前五篇《原道》、《徵聖》、《宗經》、《正緯》和《辨騷》，為劉勰著書的總則。前面我們對“道”和起核心思想作用的“宗經”已經解釋過，在此就不贅述了。